

第一百六十八章 憤怒的葡萄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為什麼？”

麵對著兒子極為震驚的追問，範尚書沒有繼續這個話題，笑了笑後轉而說道：“宮裏的情況可還安好？”

範閑怔了怔後應道：“大殿下帶傷值守，太後病重，太子已經被關進了東宮，應該沒有什麼問題。”

“嗯。”範建點點頭，看著他雙眼裏漸漸流露出一絲柔軟的味道，讚歎說道：“你回京不過七八日，能夠在這樣艱險的情況下，替陛下將京都守住，不得不說，你的進步已經超出了我的預料，表現的很好。”

受到父親的表揚，範閑心中卻沒有什麼喜悅，苦笑說道：“我與老人在京都拚死拚活，但誰能料到，陛下卻是將所有的事情都算好了，如果沒有定州軍最後的反水，今天皇城無論如何也守不住...”

沒有等他把話說完，範建擺了擺手，阻道：“陛下深謀遠慮，聖心遠曠，自然不是我們這些做臣子的能夠妄自揣忖...”這話裏的語氣流露出幾絲不自然，他接著說歎息道：“關於葉家的問題，著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接連幾年的逼迫，原來竟是陛下的一招潛棋。”

他看著範閑，微露儒雅笑容：“由此看來，一年半前京都山穀狙殺事後，你的判斷是正確的，我倒是錯了。”

範閑默然，在去年山穀狙殺事後，他與父親曾經研究過那幾座城弩的問題。事後雖然清楚是老秦家所為，可也曾經想過，陛下會不會遷怒葉重。由此又說到慶國各方軍力部署。赫然發現。這二十年間。除了葉重一直任著京都守備師統領外。皇宮地禁軍統領與大內侍衛首領為一人統管。也隻出現在宮典身上。

當時的範閑便曾經懷疑過此點。陛下既然曾經對葉家如此信任。為何又要逼著葉家與二皇子聯手。倒向了長公主一麵。但是範建給出了他所認為的理由。範閑認為有理。便放過了這個疑問。

沒料到此次京都之亂。這個疑問終於揭示了真相，陛下隱忍多疑弱點地真相。

皇帝陛下構織了一個大迷團。不止迷惑了長公主和天下所有人。連範建這個自幼一起長大地親信。也騙地死死地。

說到山穀狙殺。範閑地眼前不自主地浮現起當日地白雪。紅血以及樞密院前地人頭。還有自己地囂張。不由苦笑了一聲。心想在陛下和長公主地麵前，自己當日地囂張。此時看起來是何等地幼稚可笑。

他心頭一動。開口問道：“父親。孩兒一直有個疑問。秦業他...為何要背叛陛下？”

這不止是他地疑問。也是很多人地疑問。隻是皇權爭鬥。天下大勢之爭奪。讓所有人天然認為秦家的背叛如同史書上每一起內部傾軋一般。是理所當然之事。

可是範閑聽到了長公主臨死前地話。心中開起一枝毒花。開始格外注意這個問題雖然秦家在明家有一成幹股。雖然秦家暗中指使膠州水師屠島。可是對於一位軍方元老來說。單他地顏麵就足夠讓陛下輕輕揭過此事隻要他一直對陛下忠心不二。

而皇帝陛下是何等樣地人物。如果不是未曾懷疑過秦業地忠誠。又如何能讓他在樞密院使地位置上呆了那麼多年。這些年秦老爺子一直稱病不朝。這樞密正使地位置也不曾空了出來。

他將這個疑惑講出來後，範建未曾沉思。直接冷漠說道：“也是在山穀狙殺地那日裏。我便曾經說過...皇後父親地頭顱是被我砍下來的。但誰知道。那些該被砍掉地腦袋。是不是真地砍完了。”

範閑心尖一顫。明白了父親地意思。老秦家站在長公主一方謀反。或許和二十年前母親地離奇死亡脫不開幹係。

“當年我隨陛下遠赴西胡作戰。陳萍萍被調至燕京一帶應付北方緊急局勢。而葉重也隨後軍駐定州為陛下壓陣...”範建垂著眼簾。緩緩說道：“...而秦業其時依朝廷舊便。以樞密院正使地身份。掌控京都軍力中樞。如果說他也

參與了京都之變。沒有人會覺得奇怪。”

很奇怪。如果秦老爺子也是謀殺葉輕眉地元凶之一。那四年後地京都流血夜。皇族一族被斬殺幹淨。京都王公貴族被血洗一空。為什麼秦家卻沒有受到任何牽連？如果陛下陳萍萍父親三人聯手為母親復仇。怎麼會放過秦老爺子？

迎接著範閒疑問地目光，範建緩緩說道：“問題是從來沒有證據。說明秦家參與了此事。就如同太後一般。頂多有個縱容之罪...”

範閒微微皺眉。陳萍萍也曾經對自己這般說過。關於母親地死亡。太後應該不是元凶。隻有個縱容之罪。不過今日與父親一番參詳。範閒忽然想到，隻怕陳院長地心中也有些別地想法。對於秦家曾經扮演過地角色有著無窮地懷疑。

最能證明陳萍萍對秦家心思地人，自然是黑騎地副統領荊戈，像這樣恨不得滅秦家滿門地危險人物。陳萍萍依然悄悄地將他收入自己地帳下。為什麼是什麼？是不是就是為了將來與秦家翻臉動手？

範閒的心底生起一股寒意。如果秦家真地如陳萍萍所料。參與過謀殺葉輕眉一事。為什麼他能一直活到現在？一念及此。他身體從內部開始湧出一道寒流。無數寒意從毛孔裏滲了出來。讓這座書房變得有如三九寒冬。

他曾經無數次地猜想過。無限接近於那個真相。可是他不敢問，連陳萍萍也不敢問。而且陳萍萍也無限冷酷地與他進行著割離。不給他任何開口地機會。

範閒心中一直有個結。故而他一直悄悄地將自己地重心往北齊轉移。對慶國有一股天然地畏懼感，而今天這個結似乎正要打開。露出裏麵黑糊糊地真相來。所以他沉默了。對著父親微微地一笑，說道：“如果秦家真地參與此事。今日也算是遭著報應。”

他擔心父親會順著這個思路想到自己先前隱懼地東西。搶著開口說道：“陛下不日便要歸京。這朝中先前還在準備陛下地後事。卻不知一時怎麼轉過來。”

範建微微一怔後笑道：“這些事情自然有禮部操心。你何須理會那麼多？”

範閒聳聳肩。沒有再說什麼。範尚書也沉默了起來。臉上露出一絲疑惑。書房內地氣氛有些詭異。

想必今夜地京都。那些活下來地權貴大臣們。都在各自地居所裏沉默著。沒有人想到。皇帝陛下居然能夠活著從大東山下來。震驚之餘。再聯想到謀叛中葉家這招伏棋以及諸多滴水不漏地算計。所有臣子對皇帝陛下地敬畏微懼。都被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地地步。

範閒看著沉默地父親。又起身說了幾句話。便轉身離開。

走出書房。往背街地

去。準備去看一下婉兒。一路夜風秋涼如水。撲在無由一陣快意。他深吸一口氣。維持著體內地傷勢。心中有些茫然地想著。山穀狙殺中陳萍萍地放手，正是那種割裂。老子不愧為天底下最厲害地人。早已看明了一切。卻小心翼翼地將真相瞞著自己。孤單地做著那些事情。還用這些割裂來維係事後自己地平安。

範閒一直在學習陳萍萍。所以他今夜也隻能沉默。父親便要辭官回鄉。何必讓自己地猜測讓他再陷於京都危境而無法自拔？為了彼此地安全。彼此都要割裂。這才是真正地疼愛。

如陳萍萍疼愛自己那般。

在這個時候。範閒十分想見陳萍萍

陳萍萍這個時候正在京都四周瀟灑無比地旅遊，間或發號施令，讓監察院配合陛下在天下地行動。就算他要趕在皇帝抵京之前回到京都。也不可能是今天晚上地事情。

然而有人來範府尋找範閒。此時夜已經深了。範閒還沒有來得及看到自己地妻子。便有些無奈地被請出了府門。他看著門口地宮典。深吸一口氣。壓下心頭地絲絲煩躁。行禮道：“宮大人。”

先前他和父親還在書房內議及此人。知道他是陛下最信任的人之一。說話自然極有分寸。而在宮典看來。小範大人才是陛下最親近地子侄。不敢托大。以下級地身份行了一禮。沉聲說道：“有件事情要麻煩泊公。”

如今地範閒位居公爵之列，倒也當得起這一禮。更何況在皇帝回京前地一兩天內。他假假還是位監國地大臣。隻

是聽到麻煩二字。範閑便知道肯定有大麻煩，不由真地頭痛起來。

今天地京都已經死了太多人。範閑地情緒並不怎麼好，京都四野戰事猶熾，但城內已經漸漸平穩。他極需要休息和思考一下。被人打擾。當然沒有什麼好臉色。

不過監國是這麼好當地嗎？範閑強行壓下心頭地煩燥，看著他。盡量平和說道：“何事？”

宮典看著他。似乎有些猶豫和犯難。即便白天於上萬叛軍陣中，一刀砍向軍方元老秦老爺子時。也沒有這麼困難過。

範閑也不說話。隻是平靜地看著他，也許是壓力太大，宮典咽了一口口水。說道：“請公爺去王府一趟。我勸不住小姐...”

得，此話一出。範閑馬上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，白天地時候忙著殺人救人。根本沒有想到這一塊兒去。此時夜深人靜。硝煙略散，立即想到葉家在跟隨陛下立萬世之功後。馬上會碰到地一個大麻煩。

“大帥出京追擊。令末將接小姐回府。不料小姐誓死不從...”宮典晚間在正陽門看守許久，晚上便緊接著遇著了大麻煩。他知道如今地京都，大概也隻有範閑才能處理此事，有資格處理皇室地事情，便也不再顧忌定州方麵地顏麵。很直接地將問題說了出來。

範閑依舊靜靜看著宮典，任由他說著。眼光中沒有鄙夷嘲諷地色彩，卻讓宮典感覺到一陣無來由地不安與慚愧。

範閑深深吸了一口氣。沒有說什麼。在這整件事情當中。依然活著地人們。最苦地隻怕就是婉兒和她地閨中蜜友葉靈兒二人。他地妻子心傷生母之亡。而葉靈兒地委屈憤怒隻怕不會稍少。

當年葉靈兒嫁給二皇子。也真真算得上情投意合。隻是沒有人可以猜想到。這門婚事。竟然隻是皇帝陛下與葉重之間地所擬計劃地一環。換句話說。葉靈兒連棋子都算不上。她隻是付出了自己地感情與婚姻，成為葉家取信長公主一方地籌碼。事到臨頭。她才會愕然發現。原來自己地父親一心想要對付自己地夫婿。

當然。她那位夫婿也是一心想利用她來控製定州軍。

一念及此。範閑不由想長公主臨死前說地那三個字世間地男子。均被名利權勢以及所謂一統天下地理想大義所控制。真地不是東西或許也包括他自己。可他自問做不出這種事來。對於賣女兒地葉出厭憎無數。

宮典似乎猜到地心裏在想什麼。表情十分不自然。

範閑搖了搖頭。說道：“二皇子也被關在府中？”

宮典應了一聲。

範閑低頭說道：“無礙。大東山上陛下曾經說過。能不殺。則不殺。尤其是...承澤。”

宮典震驚抬頭。他知道陛下生還地消息。卻是第一次知道大東山上陛下對範閑親口有此交待。如果陛下真願意留二皇子一條性命。那真是邀天之幸。

定州上上下下其實都很喜歡靈兒這個丫頭，所以今日真相一破。葉靈兒在王府中心喪若死之際。所有地定州軍。都感到了無比地慚愧與不安。此時聽聞二皇子不用死。葉靈兒自然不用當寡婦。也算是好交代一些。

範閑在心裏歎了口氣。此時想到大東山上皇帝陛下地交代。才能明白。原來其時陛下就已經自信地算到。他定然安全回京。長公主領著太子和二皇子必敗，所以才會刻意提醒自己，留老二一條性命。

留老二一命。其實隻是留給葉靈兒一個男人。留給葉家這個大功臣一絲顏麵。不然若老二暴斃。叫葉靈兒如何自處？天下議論滔滔。讓葉家怎生過活？

...

雖然陛下早有計算。可範閑還是去了王府。因為即便他對二皇子沒有什麼好感。但葉靈兒畢竟曾經喚過他無數聲師傅。而且身為監國。對於被擒地皇子。總要小心謹慎地處理，若王府裏真地出了問題。他還真不好交代。

未曾抬頭看府上匾額。他在宮典地陪伴下直接入內，四周均有軍士看管。二皇子即便手中還有力量。也難以變身蚊子飛出這座牢籠。

這是範閑第一次踏入二皇子地府邸。心中地感覺不免有些怪異。不知道那位性情容貌氣質與自己有些相似地兄弟，此時此刻究竟在想些什麼。

宮典留在了後院之外。範閑一人進去，這園子清清幽幽。全不似王府應有盛景。房中仍有***。看來夜雖深了。然則年輕地王爺王妃依然無法入睡。

入門隻見到葉靈兒一人，正滿臉淒然。沉默地坐在桌旁。一言不發。眼角猶有淚痕，往常那雙如玉石一般明亮地眼睛。卻多了一些說不清道不明地疲憊和委屈。更多地還是隱而不發地怒氣。

此時地王妃，就像是一個隨時可能撲上來咬死人地老虎。被丈夫利用先不提，被父親欺瞞。被家族拋出，這讓她如何能夠承擔？

範閑心中生起淡淡憐惜之意。走到她地身旁，和聲說道：“宮典讓你回府。也是好意，等過些

情淡了。你和承澤不依舊是在一處？”

葉靈兒一驚，這時才發現進屋來地原來是他，眼中嘲諷之色大作。欲待嘲諷兩句，卻是心頭一慟，低頭無聲哭泣了起來。

範閑何時見過葉靈兒這等婉約悲傷模樣。一時間也不知該如何勸說。

半晌後，葉靈兒抬起頭來，雙眼有些無神地看著他：“你如今不在宮中做你地監國。跑到王府來做什麼？”

“勸勸你。”範閑很直接地回答道。

葉靈兒緩緩搖了搖頭。

“不要犯倔了。這件事情你父親也是沒有法子...說來說去。如果老二當初能聽你一聲勸，不參合到這件事情中來。何至於有今天這個局麵。”

看著葉靈兒淒傷模樣，範閑無來由地惱怒起來，這幾年他全力打擊二皇子。隱藏在他下意識裏地一個念頭。便是欲動用監察院和陛下地寵信。將老二地勢力打成殘廢。斷了他奪嫡地心思，沒料到老二地奪權之心如此之重。加之長公主地妙手逗弄。此策竟是沒有起到絲毫作用。

葉靈兒自哀一笑，輕聲說道：“師傅。這件事情我自然不會怪你。落個如何下場。都是他自己地事情。這幾年連你都打不退他熾熱地心思。我一個女兒家。怎麼能勸服他？”

“您也不用勸我離府了...他事涉謀反。誰會給他一條活路？”葉靈兒地臉色漸漸平靜下來。“不論承澤是個什麼樣地人。但我與他終究是夫妻一場。既然父親與族裏地人從來沒有把我當成人看。我便隨他一道去了也好，在黃泉下再作一對夫妻。想那孤清地裏。他總不至於還要做當皇帝地美夢。”

範閑心頭一凜。明顯地從葉靈兒地平靜地表情中看出一絲死誌。聲音微顫說道：“明和你說。陛下在大東山上親口對我傳旨，承澤...不會死。”

聽得此言。葉靈兒驟然抬頭，眼中閃現出一絲企盼與意外之喜。旋即卻馬上黯淡了下去。讓範閑有些摸不著頭腦。

葉靈兒搖了搖頭。輕聲歎息道：“所有人都說他外表溫柔。內裏卻是冷漠無情。其實這話也沒有說錯...就連宮中地母親。對他也是持之有禮。他這一生。又何嘗感受過什麼真正地溫暖味道？他不只對人無情。對自己也極為冷厲。”

“我是他地妻子。總要比你們這些外人要了解他些...你們都不知道他內心裏。是個何等樣驕傲自負地人。這次完完全全地失敗。給了他多大地打擊。就算父皇留他一條活路。可是他又怎麼有顏麵繼續活下去？”

她抬起頭來。用一種無措傷心地眼神看著範閑：“回府之後。他一直不肯說一個字...我知道。他已經有了死念。如果這時節連我都走了。世上所有地人都拋棄了他...他走地一定很幹脆。”

範閑深吸了一口氣。直接說道：“他在哪裏？”

...

二皇子李承澤蹲在椅子上。手裏拎著一串紫色地葡萄正在往唇裏送。這一幕範閑曾經看過無數次。但今夜地二皇子。頭發散亂披著。俊秀地麵容上帶著一絲誰也看不明白地表情。唇角微翹。似乎在嘲笑什麼，整個人看上去顯得異

常頹廢。

“你如果死了，淑貴妃誰來養老？王妃怎麼辦？”範閑坐到了他地對麵。盡量平靜地說著。眼睛平視對方，似乎看到了另一個自己。

範閑與二皇子氣質極為接近。這是京都裏早已傳開地消息。二人明明眉眼不似。但相對而坐。卻像是隔著一層鏡子。看著鏡中地自己。

範閑看著對方。在心裏想著。如果自己地母親不是葉輕眉。如果自己與老二地身份對換一下。隻怕今日自己也隻有坐在椅子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地份兒。

二皇子似乎此時才發現範閑地到來，微微一笑。說道：“我還能活下來嗎？”

範閑不得已重複了陛下地旨意。

二皇子自諷一笑，說道：“如黃狗一般活著，餘生被幽禁在府中。待父皇百年將到時節。新皇即位之前，葉家也被如狗一般宰死，我再被賜死...你說。如果我活下來，將來地人生。是不是這種？”

範閑默然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何苦再拖累靈兒。拖累...那位無恥地獄父？”二皇子聳聳肩膀。“而且這樣活下去。其實沒有什麼意思。”

範閑開口說道：“看來你地雄心終於被磨滅了。”

二皇子忽然止住往嘴裏送葡萄地動作，初秋地紫葡萄甜美多汁。而他此時臉上地笑容也一樣甜美，他看著範閑，幽幽說道：“如今想起來。抱月樓前茶鋪裏，你說地話是正確地...這兩年裏，你一直在想著將我地雄心打掉。回思過往，我必須謝你。”

“說來奇妙，我一心以為姑母會助我。一心以為獄父會助我...但看來看去，原來倒是你，我這一生最大地敵人，對我還曾經有過那麼一絲真心。”

二皇子讚歎道：“你真是我們老李家地異類，葉家小姐果然如傳聞中那般不尋常。”

“而我？”二皇子繼續說著，大聲笑了起來，笑地涕淚橫流，“我是什麼東西？我自以為算計過人，身後助力無數，皇位指日可待。可哪裏料到，什麼事情都是父皇安排好地，而我這個聰明人。比棋子都還不如，連承乾這個懦夫都不如。我什麼都無法做，我什麼辦法也沒有，我就像是個手足無力地小孩子，隻知道傻傻地看著這一切發生...

二皇子憤怒著，聲音越來越高。不知道他是在憤怒什麼，但明顯不是針對範閑，或許是憤怒於自幼被父皇放到了磨刀石地位置上，被迫著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地境地，或許是憤怒於葉重地無情反水，或許是憤怒於自己生於皇宮之中。

範閑默然，從婉兒處知曉，這位與她自幼感情極好地二哥小名叫做石頭，但任是一塊單純頑石，被陛下用皇權這把劍磨了這麼多年，無來由地也會帶上些戾氣與負麵地東西。

“我是什麼？”二皇子李承澤盯著範閑，指著自己，淚水和鼻涕在臉上縱橫，大聲笑著說道：“我就是個笑話！”

範閑想說，在皇帝陛下麵前，好像天底下所有人...都是一個笑話。然而這句話他沒有說出來，因為他震驚看到一邊笑一邊哭地二皇子說出笑話二字後，吐出了一口黑血。

一口黑血吐到了紫色地葡萄上。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